

## XX 色相不混濁的某一天

五歲時，滕秀星被判定為潛在犯，雖是想忘卻的記憶，但當時父母悲慟的表情已烙印在腦海。之後被隔離於設施中，每天每夜不斷地接受心理治療、心理諮詢或壓力護理藥劑的治療，他覺得自己像隻實驗動物。當然說是治療的「效果」也很奇怪，不過滕的兇暴是在設施中「培養」生成，至少滕是這麼認為——是先有蛋，還是先有雞？因為是潛在犯所以兇暴，還是因為被當成潛在犯所以變得兇暴呢？

那是發生在滕十四歲之時，滿臉壞笑的中年男性心理諮詢師說：「潛在犯也能工作喔。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執行官，那是為了保護健康市民而存在的工作」——健康市民？被當作實驗動物的潛在犯要當盾牌，保護那些人？因過於憤怒，滕飛越過桌子，奪走心理諮詢師所拿的電子病歷板，以邊角不斷敲打他的臉部，導致那位心理諮詢師的鼻樑骨折。他不曾打算成為執行官，也不曾認為自己能成為執行官。

\*

「滕依然很會做料理呢——」

公安局的執行官宿舍內，監視官的朱再度來到滕的房間，而滕在廚房裡準備料理。今天的主題是「甜品」，他依照一組的組員人數做了輕乳酪蛋糕。將奶油起司調味後打發並加入吉利丁，倒入底層鋪有餅乾的蛋糕模中，再放入冰箱便告一段落。

「由我這曾大飽口福的人來說有點奇怪啦……」朱道。「不過，自己做菜的話，很難計算卡路里吧？」

「有什麼關係，」滕刻意以開玩笑的語調道，「人不管吃什麼都會死。健康的食物、完善的醫療……不管多麼講究，人終究會死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重要的是過程啊，小朱。為了在死亡來臨前能夠享受這趟長途之旅，所以才特地費工做料理啊，叫我料理偶像吧。」

「才不會叫。」

「那麼，監視官大人特意來到獵犬的牢籠裡，有何貴事呢？直到發生下個案子前，我們組不是休假嗎？」

「我是想問狡嚙先生在哪？」

「用監視官的攜帶式情報裝置不就能立刻知道執行官的位置嗎？」

「但是……除了工作或緊急時我不太想用那個功能啊，總覺得……」

「『總覺得』？」

「不，沒什麼。」

朱隨意敷衍，但滕知道接下來她想說的是什麼——總覺得有種監視人的感

覺，之類的話吧。沒錯，小朱，妳就是監視、飼養我們這些動物、畜生——獵犬的人啊。不過，她不想承認這些事是因為朱的那份良心吧。

滕想——朱是他至今遇過最「像樣」的「健康市民」。

「廢話，他當然在訓練室啊。」

宜野座在刑事課的大辦公室裡整理執行官們的報告書。

「滕那混小子……又交出垃圾般的報告書……真是的……」

滕的報告書總是做得很粗糙，特別是今天的這份。分明就是胡亂寫寫，全是影像資料，只將監視器影像及現場的全息照片等資料複製貼上，文字內容相當不足。

宜野座認為，報告書裡注重的是誠意與說服力，要讓對方相信自己多麼地認真工作、如何冷靜地解決案件——這才是份完美的報告書，為此必須有許多「文字」才行。人辛勞地動手執行，這個事實非常重要。

話說回來，滕曾當著宜野座的面「眼鏡仔、眼鏡仔」地叫道。

那時，宜野座曾想，如果監視官有拷問執行官的權力就好了。

「……」辦公室裡沒有其他人，這幾天由二組及三組維護都內的治安；執行官正在放假；朱已經完成自己的工作，到處遊蕩。

「也不會想幫前輩分擔工作……」獨自嘟囔地抱怨道，宜野座習慣性地拿出攜帶式情報裝置確認執行官們的位置，立刻知道狡嚙與征陸正在一起——那個笨蛋在搞什麼？宜野座一下皺起眉間，狡嚙老是做出令人惱火的舉動。

「不行，我得冷靜點……」宜野座暫停手邊的工作，打開桌子的抽屜，裡頭有本用來收集硬幣的相簿，這嗜好就連宜野座自己也覺得很奇特。「呼……」打開相簿，一看到幾乎不再使用的硬幣便感到放心。幾十年前廢止的五百元硬幣、紀念活動的千元紙鈔並排列著，偶有古老的紙鈔混雜於中。以前的人時常帶著這麼不方便的東西走動，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？他想來想去都覺得硬幣及紙鈔紙只能用來觀賞，宜野座微笑地想像著前人對不便的生活感到苦惱的情景。

——狡嚙與征陸在訓練室內使用拳擊訓練場，以過去警察局來說便是「練武場」。沒有榻榻米，而是鋪有全面吸收衝擊的軟墊，房內設有全息假想戰鬥模擬機，以及最先進的 AI 肌肉控制訓練系統等等。

狡嚙及征陸正以徒手空拳地交手。兩人都穿著類似綜合格鬥家的訓練衣，手帶著露指手套。雙方先站在兩側，過了四招後，征陸踩穩腳步就要將狡嚙扔出，而後者奮力抵抗。

「大叔還挺有精神的嘛。」

「別瞧不起柔道三段啊。」

「現在已經沒人說段了吧？智叔。」

征陸低下身，潛近狡嚙的胸前並用力扛起後——扔出。因這身服裝與柔道服不同、沒有「腰帶」，所以變成拳擊式的過肩摔。雖然他想忍住不使出柔道的

招式，但怎麼樣也沒辦法。

「唔！」狡嚙整個人被摔出，雖有做出緩衝的姿態，但這衝擊力道仍使他相當疼。

「還要打嗎？」

「……」狡嚙不發一語地站起身，再度攻向征陸。他立即使出奇特技倆，手撐地面，稍跳起身後使出「剪刀腳」。以兩腳夾住征陸，一瞬打倒對方。「！」

狡嚙扭過身子，抓住征陸的腳關節。動作無比流暢，阿基里斯腱使出全力。

「果然還是個大叔，大意了吧？」

「可惡！」

訓練室是挖空透天並設有二樓，滕及朱由此看著下頭正拼命對打的狡嚙及征陸。結果跟著朱來到這兒了，因為之後只需等蛋糕冷卻，而他也不討厭看狡嚙揮汗的模樣。看著狡嚙穿著訓練服的樣子，滕想起自己剛當上執行官之時。

\*

佐佐山執行官遇害、狡嚙從監視官降級後，住在隔離中心的滕被選為執行官——以填補佐佐山的空缺。也並非誰都可以填補空缺，光選出人選便花了半年的時間，而在這期間，滕的確得到了先知系統的適應性判定。由於滕在設施內的品性惡劣，負責照顧滕的職員及心理諮詢師對此事都感到驚訝。

滕對於「保護健康市民」的工作並沒有特別的感覺，因為那些人都是廢物，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世界是由什麼樣的人——不被當作人看待的人——支撐而成。

縱使如此，滕還是成為了執行官。他已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吸過外頭的空氣，就算立刻要他回設施內也無妨，他要任性隨意地完成工作。

滕剛被分派至一組時，監視官只有宜野座一人，執行官有狡嚙、六合塚及征陸。主要負責搜查的是二組及三組，偶爾有其他組的監視官到一組幫忙。

一眼望去，他馬上知道最麻煩的人是狡嚙。雖然征陸似乎也很麻煩，不過滕認為他是只要自己不出錯便不會多管閒事的人。

「狡嚙執行官，你有空嗎？」

「……幹麻？」

「能陪我練練拳頭嗎？」

滕邀請狡嚙至訓練室，兩人都換上方便活動的服裝，帶手套。

「我是想，同是潛在犯，要了解彼此的話，與其囉哩叭唆地對談還不如直接交手。」

「早說嘛。」狡嚙的臉上浮現狂妄的笑。「你叫滕秀星吧？你覺得只要打倒我，就能在刑事課一組裡任性妄為吧？真是個壞孩子。」

「既然你懂的話，那麼事情就簡單多了。或許你是前輩，但就讓我們在這分出誰上誰下吧。」

滕心裡認為這是件輕鬆的小事，據說對手——狡嚙是從監視官被貶為執行官的人，就算現在是潛在犯，之前也是身為菁英的小少爺吧？與在封閉環境內不斷鍛鍊自己的滕不一樣，根本不成對手吧——

——二十分鐘後，滕貌似下一秒就要失去意識。要是這麼睡去的話應該很舒服，但劇痛將他拉回現實。

「真抱歉，讓你的手骨折了。」稍事休息，狡嚙吐出一口煙霧邊道。他當然也非毫髮無傷，四處流著血，肋骨也骨折了。「……不過，這裡有優秀的好醫生，也有最先進的手術系統，能夠令人吃驚地快速治好你。」

「你是怎麼一回事啊……」滕以另一隻手護著骨折的右手，勉強地抬起身。「你明明曾是菁英，為什麼那麼強？」

「因為有很多活要做啊，新人。」

狡嚙坐上滕的身旁。

「你真強啊。」

「……多謝稱讚，狡嚙執行官。」

「我也知道設施裡發生的事，不過執行官的工作很輕鬆喔，滕。」

「狡嚙執行官是——」

「那個稱呼，有點生疏呢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用更輕鬆點的稱呼吧，我們是同事啊，而且我是『前』菁英。」

「那麼，就叫你阿狡。」

「真是的，也太隨便了吧。」說著，狡嚙輕拍了滕的肩。雖然力道很輕，但那份衝擊傳遞到骨折處，滕不禁痛得打滾。

\*

因為有話要對狡嚙說，朱離開二樓到訓練室裡。終於有老土眼鏡以外的完美監視官來了，「健康市民」的世界裡一樣有臭蟲遊蕩，但他很享受執行官的工作，並非作為市民的盾牌，而是頭獵犬。雖然有諸多不自由的地方，但比起隔離設施是天差地遠的好。雖然會說宜野座的壞話，但他也並非真心討厭他；看著六合塚就會想，要是有位姐姐的話或許就是這種感覺；征陸也很值得依賴。而這裡，就是我的歸屬。